

六合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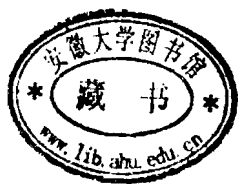
古典的回声

高峰枫

六合叢書

古典的回声

高峰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的回声 / 高峰枫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308-09128-2

I. ①古… II. ①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913 号

古典的回声

高峰枫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26千

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28-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录

前言 1

第一编

- 一 找寻历史上的耶稣 7
- 二 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 21
- 三 《论语》是不是“孔门福音书”？ 32
- 四 亚伯拉罕杀子故事评点 43
- 五 译经·释经·尊经 52
- 六 耶稣的继任者 65

第二编

- 七 西塞罗的愤怒 81
- 八 《恩典与自由》其书及译文 88

- 九 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 95
- 十 圣经正典的形成 104
- 十一 保罗的右耳 112
- 十二 抄袭的狂欢 120
- 十三 六十年无教程 127
- 十四 斯巴达克斯猜想 136
- 十五 中世纪的小红帽 144
- 十六 保罗和维吉尔：不可能的比较 151
- 十七 “参考”的秘诀 160
- 十八 翻一翻西方学术的家底 171
- 十九 莎士比亚“人生如舞台”的比喻 186
- 二十 西塞罗为诗人的法庭辩护 190

前 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从 2000 年到 2011 年发表的部分文章和书评。第一部分六篇，篇幅较长，主要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第二部分的文章写于 2008 年 7 月之后，基本都发表在《上海书评》上。所有的文章都不加注释，不是论文的体例，但都和我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密切关系，并非随笔或者散文。这二十篇文章中，书评占了大部分。写书评的好处是，你面对实实在在的书，赞扬也罢，批评也罢，总要先把这书看明白，给读者讲清楚。偶尔可以借题发挥，但绝不容你凭空议论，书评这个体裁让我觉得安稳的地方正在此。

把二十篇文章编成一册，我都尽量保持原貌，只就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唯一的例外是《〈论语〉是不是孔门福音书？》一文。此文作于 2001 年，评论的是美国两位汉学家白攸之、白妙子的《论语辩》一书。我当时见识浅陋，误信对传统典籍应保有“温情和敬意”，所以在最后两段对白氏夫妇作了一番强词夺理的批评。思想之迂腐，如今读起来，实在是羞愧难当。这次

结集，就趁机将这两段尽数删去。读者如果觉得此文结尾突兀，当知乃是被砍掉了尾巴。如果觉得一点都不突兀，那就正好说明，这两段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发表在《上海书评》上的文章，见报时，大都在文章后面附有“延伸阅读”，列出和所评书籍相关的其他著作，供读者参考。这次成书，除两篇文章之外，所有的“延伸阅读”我都一概删去。保留“延伸阅读”的有两篇，一篇是《六十年无教程》，评论的是美国学者赫施（E. D. Hirsch）论小学教育的书。赫施其他两种著作和文中所论内容密切相关，故而保留了文章后面的书目。另一篇是《通识教育课本之“欠通”》。这篇书评后面附有四种书的标题和出版信息，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录，而是正文有机的一部分，或者当作最后一段的脚注亦可。

这本学术书评合集的标题是《古典的回声》，主要因为书中有几篇涉及到西方古典文学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其余的文章，关于圣经的较多，也有对目下中国研究和盘剥西方古代典籍的评论，所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也算西方古学在今日中国的各种回响。

借着此次结集的机会，我要感谢《读书》杂志的吴彬女士，感谢她这些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还要感谢陆灏先生，他主持的《上海书评》使我有机会把心中的批评意见转变为白纸上的黑字，能做到既敢怒、又敢言。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周运先生，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出版，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帮我纠正了几处疏漏，这里也请接受我的感谢。

友人当中，吕大年先生十五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极大，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为我树立了榜样。此外，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和我弟弟高山杉讨论过，有些他还提供了修改意见。

高峰枫

2011年8月31日

第一编

一 找寻历史上的耶稣

前三福音书中均记载耶稣曾问众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 16:15；马可 8:29；路加 9:20），由此引出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著名段落。谨依马太福音的记述，彼得的回答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的回答可以说是自基督教兴起，到欧洲启蒙运动这一千七八百年间对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唯 18 世纪之后，尤其在新教传统的国家，由于科学精神的发扬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历史上的“耶稣”方与神学中的“基督”渐渐分离。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始，“耶稣何许人也”这一问题引来了无数猜测和争论。专治早期基督教的学者无法回避这一根本问题，因为它关乎基督教的根源、以及基督教之所以兴起的内在原因。

研究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耶稣在 19 世纪已蔚然成风。年轻的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在远赴非洲传教之前，曾悉心研读与此相关的各种著述，于 1906 年写成《找寻历史上的耶稣》

一书（此处据英译本标题，德文原题不响亮，故流传不广）。此书详细考察 18、19 世纪论述耶稣生平的各家著作，先简述其大意，然后作者以己意裁度之。无论是 19 世纪最著名的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和勒南（Ernest Renan）的两部《耶稣传》（均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还是比较冷僻的学者的著作，史怀哲均网罗殆尽。

进入 20 世纪以后，新约研究的风气大变。一战之后在德国兴起的所谓“文体研究”（Formgeschichte，英语文献中通常译作 Form Criticism）对福音书本身能否作为信史提出怀疑。此派的根本主张是：福音书并不是对耶稣生平的历史记述，因而不能用作编写“耶稣传”的可靠史料；最早的福音书成书于公元 70 年之后，因而渗透着此一历史阶段的信众对 40 年前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所作的重新解释。门徒对耶稣的回忆一开始主要以口传的形式在信众中流传，后来各种故事、传说，以及耶稣的训诲才被福音书作者整理和编订。在这一编辑过程中，一些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和耳熟能详的格言、民谚也掺入其中，而且编者自己的见解、早期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等等也一并植入福音书中，甚至被安在耶稣口中。因此，这一派学者对福音书作了一番大清理，将叙事部分和语录部分（Logia）按其文学形式进行归类 and 整理，以确定哪些话确实出自耶稣之口，哪些话是编者的附会和增益。此派中较激烈者如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也是 20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一度认为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真实史料微乎其微，他由此断定“历史上的耶稣”后

人已无从发现。“文体研究”派从一战一直到 60 年代，都是西方新约研究的主流。在此期间，学者大都致力于寻找福音书作者在书中隐藏的微言大义，或是试图从福音书中窥见 1 世纪后期教会的处境，而耶稣本人则成了存而不论的问题被悬置，“耶稣传”（尤其在德国）更是成了某种禁忌。布尔特曼的弟子 Gunther Bornkamm 在 50 年代末曾出版《拿撒勒的耶稣》一书，开篇第一句话竟是：“我们已无法写一部耶稣的生平了。”

60 年代以后，多数新约学者已逐渐认为，布尔特曼式的极端怀疑主义过于偏激，应当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福音书。学者大都相信，福音书中的细节虽不可尽信，但耶稣生平事迹的大致轮廓应基本上保存于其中。再加之新的考古发现（如死海经卷的出版，加利利地区古城遗址的挖掘等等），和对 1 世纪犹太教更为详尽的研究，人们对于耶稣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公元 1 世纪早期的历史，又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也就在这时，“找寻历史上的耶稣”这一运动在停顿了半个世纪之后，在新材料的发现和新学科的建立之后，终于又重新起步。但这一次学术中心已从德国移至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入 80 年代之后，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部乃至几部耶稣的传记问世，而且此种研究已不局限于学术界，故而有很多书都成为畅销书。本文拟介绍、评介 90 年代出版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两部书，希望能增进读者对这一问题的了解。

克罗桑（John Dominic Crossan）是美国著名的新约学者，

曾出版过多部研究耶稣生平及早期基督教兴起的著作。其中以1991年出版的《历史上的耶稣：地中海犹太农民之生平》为最有名。但此书篇幅不小，有五六百页，常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克罗桑遂于1994年推出针对普通读者的缩写本，题为《耶稣：一部革命性的传记》(*Jesus, A Revolutionary Biography*)，将自己的主要观点以更简要、更生动的方式概括叙述出来。这部书篇幅仅200页，中译本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中的引文全据英文本。)

历来对耶稣的历史性考察总不外乎强调他可能扮演的三种角色：(一) 耶稣主要是一位犹太宗教先知，他所宣扬的“天国”乃特指即将来临的一场大灾变，神将毁灭宇宙和人世一切现存秩序，然后建立一种公义、公正的统治；(二) 耶稣主要是一政治领袖，他心目中的“天国”是纯粹的政治理想，指恢复由大卫王所建立的独立、强盛的犹太王国；(三) 耶稣是一位宣传特定道德、伦理观念的精神导师，尤其他在“登山训众”(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一段中所表述的伦理思想，如“爱邻人”、“爱仇敌”等，乃是耶稣传教之精义所在。

克罗桑心目中的耶稣无疑属于第三类。他认为耶稣所说的“天国”并非是日益迫近的、末世论意义上的天国，而是指现世的、切近的、伦理意义上的天国，指人凭借智慧在现世即可实现上帝的意旨(第56页)。与此同时，克罗桑花了大量笔墨，证明耶稣不仅仅是一位传道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家。他不仅极力传布他独特的伦理思想，还在一举一动之间实

践其卓绝的理想，而具体表现为对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漠视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比如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 6：20），克罗桑指出希腊文中 *ptochos* 一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穷”或“穷困”，而是指家徒四壁、倾家荡产这种程度的“赤贫”。通过辨析词义，我们可以看出耶稣这句话的原义更接近于“一贫如洗者有福了”。克罗桑据此得出结论：耶稣所谴责的乃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所有的压迫和 不公（第 61—62 页）。

克罗桑屡屡借助所谓“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试图更准确地了解 1 世纪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当时在地中海地区，弃婴现象极为普遍，因此可以认定儿童在当时无足轻重，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耶稣却往往对儿童寄予无限同情，他曾抱起小孩，为小孩祝福，还告诫众人：若不像小孩子的，则不得进天国（马可 10：13—16）。又如，福音书中记载耶稣经常和社会地位低下或为众人所不齿者一同进餐，为此还屡遭法利赛人的诟病。克罗桑根据某些人类学的研究，认为餐桌乃是社会的缩影，一切社会规范、礼仪和成见均可体现在进餐这一仪式化活动中。耶稣对一道进餐的同伴不加遴选，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一视同仁，这一举动在克罗桑看来不啻为“绝对平等主义的体现和象征”（第 71 页）。

福音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耶稣所行神迹的记述。耶稣不仅能让自然界听命于自己（比如平静风和海），还能祛邪被魔，甚至能起死回生。现代学者往往对这些奇异之事讳莫如

深，或干脆搁置起来。但是，克罗桑却对耶稣医治疾病一事有新奇的解释。他根据医学人类学研究，区分出 *disease* 和 *illness* 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指器官、机体方面的不适与疾病，而后者则更强调患者的心理体验、社会对某种疾病的成见和禁忌。克罗桑认为耶稣没有治愈身体痼疾（*disease*）的医术或神力，但他敢于冲破社会习见的罗网，主动接触被社会抛弃的所谓“不洁之人”，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使远离社会生活的病人得安慰，使其心灵得解放。换句话说，耶稣所治愈的不是器质性的疾病（*disease*），而是病人心中的恐惧与疏离感（*illness*）。在此基础上，克罗桑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他追问何以在耶稣的时代魔鬼附体的现象如此普遍。他的结论竟然是：罗马人对犹太地区的殖民统治造成被占领国人民的“双重人格”，而当地人饱受此种殖民压迫与剥削，久而久之，愤懑的情绪遂郁结成心理疾病！

克罗桑这部通俗的“耶稣传”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以 20 世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来推想、测度、衡量一位公元 1 世纪的犹太人，其结果只能是所谓“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的耶稣在今人看来太熟悉、太容易理解、太符合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标准和趣味了，因而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令人难以信服。耶稣悲天悯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作为公元 1 世纪的犹太人，他决然不会以西方自由派的方式来关注人间疾苦，决然不会在其宗教思想框架之外、对世间的压迫与不公表达某种纯粹道义上的愤怒，更不会成为反压迫、反殖民的人道主义者、民主斗士和熟谙“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医师。（此